

亚——非——译——丛

般吉姆小说选集

(上册)



〔印度〕 般吉姆琼德罗·丘多巴泰 著

Bankimchandra Chattopadhyaya

董友忱 等 译

*Bankimchandra
Chattopadhyaya*

——非——译——丛

反吉姆小说选集



〔印度〕 般吉姆琼德罗·丘多巴泰 著

Bankimchandra Chattopadhyaya

董友忱 等 译

Bankimchandra
Chatterpandhyaya
(上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亚非译丛》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彭 龙

主 编：孙晓萌

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春英	冯玉培	耿引曾	贺圣达	胡仕胜
华黎明	姜景奎	金京善	李安山	李金明
李丽秋	刘曙雄	陆蕴联	米 良	穆宏燕
邱苏伦	舒 展	孙晓萌	唐孟生	陶家俊
许利平	杨保筠	叶奕良	郁龙余	张西平
周维宏				

光从东方来

张西平

现代性源于西方，而西方精神之根是希腊，希腊的神话、希腊的艺术、希腊的哲学、希腊的逻辑，这一切奠基了西方精神。既然西方是现代性的最早的实践者和成功者，其他民族若要走向现代性之路，自然要学习西方，回归希腊，只有“言必称希腊”才是正道，而“落后”的东方则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只能被抛弃。像黑格尔所说的，东方只是人类的童年，而希腊才是人类的青春。这就是近百年来植根于我们思想中的“东方—西方”“现代—传统”二分的思维方法。

人类的精神之根在希腊还是在东方？这本来是一个历史常识，却被忘记了。这里的“东方”概念，在英文中叫作 Levant，指地中海东岸“各地”。正是在这个东方，产生了农业文明，文明之光首先从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兴起，这个新兴的文明被称为“苏美尔文明”，它从公元前 5000 年至前 2000 年，绵延达 3000 年。从两河流域往西，则是古埃及文明。它兴起于公元前 4000 年，经历了两度分裂、三度统一，断断续续达 3500 年。古埃及的文字、法律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帕勒摩碑铭》和《金字塔铭文》中均有明确体现。在此之后，才是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这个文明存在于大约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1100 年，晚于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这便是后来所称的“爱琴海文明”“希腊文明”。这个历史事实，西方的思想家也是承认的，但他们认为人类文明只是到了希腊时代，才真正达到了自觉，正如黑格尔所说：“希腊的名字被欧洲的知识阶层深刻地领会着，尤其是被德国人深刻领会着……他们

（希腊人）的宗教、文化的实质性开始当然自……亚洲、叙利亚和埃及；但是，他们是如此深刻地泯灭了这一来源的外来性质，如此深刻地改变、修正、变化了它，使它变得完全不同，以至于他们，如同我们一样，在其中注重、了解和钟爱的东西本质上是他们自己的了。”^①

黑格尔对希腊的崇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希腊精神之根的亚洲和非洲则被他完全抛在了另一边。黑格尔的这种叙述，被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在他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一书中称为“雅利安模式”，贝尔纳对黑格尔所代表的将希腊自我神圣化的叙述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如果我坚持推翻雅利安模式，而代之以修正的古代模式是正确的，那么，不仅有必要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基石究竟是什么，而且有必要认识到种族主义和‘大陆沙文主义’对我们所有史学或曰历史写作哲学的渗透。古代模式没有重大的‘内部’缺陷或解释力单薄的问题，它被推翻是由于外部原因。在18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看来，希腊不仅是欧洲的缩影，而且是欧洲纯洁的童年，认为希腊是本土欧洲人与外来殖民的非洲人和闪米特人混合的结果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因此，古代模式必须被推翻，而代之以更能让人接受的东西。”^② 一系列的研究已经证明，19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所提出的“东方—西方”“现代—传统”模式，所反复叙说的希腊是人类文明之根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人类文明之根是亚洲和非洲文明，尽管在其后发展起来的希腊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但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在充分吸收了亚非文明的成果后发展起来的。亚非文明不仅在历史上是人类文明之根，在文明进展上至今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财富。21世纪将是亚洲和非洲重新崛起的世纪，19世纪以来形成

① 转引自〔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第266页。

② 〔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第2页。

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被改变，19 世纪所形成的文明观和文化观也将被重写。亚洲和非洲文明与文化的特色与价值将获得它们应有的地位。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是历史之必然。当然，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回到“东方中心主义”。“‘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① 这种文明互鉴观是我们处理文明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重读亚非文明的经典吧！我们疏远、冷淡这个人类文明之根的时间太长了。当亚非学院组织出版这套“亚非研究译丛”，希望我写篇序言时，我欣然允诺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曾在亚非学院工作过，与亚非学院的很多同事结下了深厚友谊，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我在亚非学院工作这段时间，我的学术和思想更为坚定地走向东方，开始回到亚非这个人类文明的家园。

是为序。

写于 2015 年 6 月 5 日从孟加拉访问返回之时。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般吉姆及其作品简介

一位伟人，般吉姆琼德罗·丘多巴泰，是当时孟加拉所发生的文学革命的第一位先驱者。……他将各种冗赘的形式等僵死的重负从我们的语言中去除，用他那神奇的魔杖一点，便将我们的文学从长久的沉睡中唤醒。

……

从前，我读过他的作品，觉得他是位超凡出众的人。……他不仅是位具有睿智的洞察力的作家，他的额上似乎还点有无形的王公的吉祥痣。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般吉姆及其作品简介

19 世纪中叶，孟加拉文学的题材和体裁有了新的拓展，这就使得孟加拉语文学在近代印度各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中居于先导地位。19 世纪 60 年代，在孟加拉语文学中就已经形成了诸如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话剧等文学体裁。客观地说，翻译文学，主要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欧洲各国文学，促进了孟加拉语文学新体裁的形成和发展。而真正意义上的孟加拉语中篇小说（upanyash），出现在 19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历史时代，因此，它必然反映那个时代孟加拉社会的真实生活，并带有殖民主义统治时代的一些烙印。

最早的孟加拉语小说家是别里羌德·密特罗（1814 ~ 1883，

笔名为“特克羌德”）和普代博·穆科巴泰（1827～1894）。这两位小说家的作品与当时的文学传统不同，其特点是题材的新颖性和内容的现实性。

般吉姆创造性地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别里羌德·密特罗和普代博·穆科巴泰的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一生共创作了十四部中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十部长篇小说），成为早期最著名的孟加拉语小说家，也是深受孟加拉语读者喜爱的小说家之一。般吉姆的小说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小说，另一类是社会写实小说，各有七部。他的创作不仅对规范和发展孟加拉文学语言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对孟加拉语小说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整个印度近代各民族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生平与创作

在距离加尔各答以北大约四十公里远的地方，在川流不息的胡格利河的东南岸边，坐落着一个不太大的城市——乃哈迪。该城的一些平顶和尖顶的不甚高大的石料建筑，隐映在翠绿的棕榈树丛中。19世纪中叶，孟加拉邦知识界的许多杰出人物，包括很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哲学家，都曾经在这座城镇里生活、工作过，这其中就有印度著名的孟加拉语小说家——般吉姆琼德罗·丘多巴泰。丘多巴泰家族从前住在西孟加拉邦的胡格利县代什穆克村。般吉姆的祖父得到祖母的一笔家产，于是他们就在乃哈迪城边缘的康达尔巴拉镇建了自己的宅第，在那里定居下来。在丘多巴泰家族的这座宅第兴建的时候，当地还没有铁路；后来，火车站的地下通道几乎紧贴着他们的家族庄园。丘多巴泰家族的这座宅第是个四方形的院落，这里有般吉姆的工作室和客厅，还有一座建筑物，是当年的印刷所，当时《孟加拉观察》杂志就是在这里印刷的。如今，这里是般吉姆故居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他的手稿、书信，以及他阅读并做过批注的一些书籍；墙上挂着般吉姆及其妻

子、父亲、兄弟的照片。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作家，1947年在康达尔巴拉镇开设了以般吉姆的名字命名的一所学院，这所学院实现了般吉姆的教育理想——用孟加拉人的母语孟加拉语授课。

1838年6月26日，般吉姆就诞生在康达尔巴拉镇。当时般吉姆的父亲贾多博琼德罗刚刚从房地产部门调入曼迪尼普尔县，就任副税务官。他父亲通晓英语和波斯语，曾经担任过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允许印度人担任的一些行政官职。他还是位学识渊博的人，对古代印度哲学和诗歌都有研究。他父亲曾一度遭遇厄运，多亏一位出家人的怜悯，才幸免于难。他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也是一位封建意识比较浓厚的贤惠母亲。般吉姆的外祖父婆巴尼琼龙·比代普松是一位精通梵语的著名学者。

般吉姆的母亲生有四个孩子——般吉姆排行第三，大儿子舍马，二儿子松吉博，四儿子布尔诺，四个人都爱好文学，也都有一定的造诣。在般吉姆创办孟加拉语文学刊物《孟加拉观察》的过程中，他的二哥和小弟都曾经帮助过他。般吉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和熏陶。

从出生到六岁，般吉姆是在康达尔巴拉镇度过的。他六岁时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布尔诺在回忆他三哥时写道：“我听说，般吉姆在一天之内就学会了孟加拉语的字母。”他还提到，父亲意识到三哥具有非凡的天赋，因此对他的学习特别关心，在他五岁那年，就让他跟本家族的宗教大师学习梵语和英语，但是他从未进过镇里的学堂。他父亲聘请本镇学堂的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来家里给他上课，但是般吉姆并不喜欢那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后来，他曾经写道：“幸运的是，八九个月后我们就从这伟大灵魂的手里解脱出来，来到了曼迪尼普尔。”

1844年，般吉姆来到曼迪尼普尔，开始了自己的正规学习生涯。般吉姆的父亲在曼迪尼普尔担任副税务官，因此，他有机会结识与其父共事的一些英国人。那些英国人很喜欢般吉姆的温顺举止和天真无邪的性格。当时曼迪尼普尔英语学校的主讲教师是个英国

人，在他的建议下，般吉姆的父亲把他送进了其执教的那所学校。般吉姆在很短时间内就在班级里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年终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位英国先生就想让他连升两级，但由于父亲反对，般吉姆没有跳级。他在那所学校学习英语达五年之久。1849年初，般吉姆回到了康达尔巴拉镇。

根据父母的决定，这一年他与一个年仅五岁的女孩结了婚。当时般吉姆只有十一岁。因此，他深知这种童婚的弊端。后来他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总是谴责童婚陋习，赞美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婚姻。

当时在康达尔巴拉镇有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斯里拉姆·内耶巴基什。般吉姆开始跟随他学习梵语和孟加拉语诗歌。般吉姆很擅长背诵诗歌。《娱乐消息报》和《阳光消息报》上刊登的许多诗歌他都能背下来。

1849年10月23日，般吉姆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当时最好的一所学校——胡格利大学学习。当时他的年龄还不到十二岁。

当时，高等教育的体制是所有的高校都设有学院和系。每个系又分为两部分：高级部和低级部。胡格利大学同印度教学院、达卡大学一样，每个系也设有高级部和低级部。般吉姆一开始进入低级部第一级的“A”班学习。般吉姆在胡格利大学学习达七年之久，一直到1856年6月12日为止。

他每天都乘船渡过恒河到学校去上课。在胡格利大学读书期间，他的小弟弟布尔诺也跟随他在那所学校学习。布尔诺在回忆他三哥的学习情况时说，般吉姆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尽管他根本就不喜欢课堂上的教学。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他在这里很快展露了自己的聪慧才智。当时，每个新学年都是从10月1日开始，到第二年的9月30日结束。般吉姆在第一年的年终总考核中成绩优异，获得了奖励。从1853年起，新学年改为从5月1日开始，到下一年4月30日结束，因此，这一年的年度考试是在过了18个月后，即在1854年4月进行的。这次考试是1853年度低级部综合知识考试。低级部综合知识考试在规定

的院校单独进行。胡格利大学及其所属各系共有 73 名学生参加了这次考试。般吉姆在这次考试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在上述 73 名考生中他考取了第一名，因此获得每个月 8 卢比的奖学金。

1853 年在般吉姆的一生中值得提及，因为这一年般吉姆参加了《阳光消息报》举办的诗歌竞赛，并且获得了奖励，奖金是 20 卢比。他参加竞赛的诗歌题为《女人说：六季，你好!》，这首诗刊登在 1853 年 3 月 18 日的《阳光消息报》上。胡格利大学的校长詹姆斯·卡尔于 1854 年 2 月 20 日给该报教育栏目的编辑写信，向他通报了般吉姆获得这一荣誉的情况。根据该报主编伊绍罗琼德罗·古普多（Ishvarachandra Gupta）的建议，般吉姆在胡格利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为《阳光消息报》和《娱乐消息报》撰写散文和诗歌。在此后的两年间，他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了許多散文和诗歌。“院校学生诗歌大战”是当时青年学生关注的一件大事。胡格利大学的般吉姆、黑天城（Krishnanagar）大学的达罗迦纳特·奥提科里（Dvārakānāth Adhikārī）和印度大学的迪诺邦图·密特罗（Dinabandhu Mitra, 1830 ~ 1873）都在《阳光消息报》上发表诗歌，展开论战。《阳光消息报》的主编、大诗人伊绍罗琼德罗·古普多特别支持这场辩论。达罗迦纳特英年早逝；般吉姆和迪诺邦图·密特罗尽管在这段时间是辩论的对手，但是后来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854 年，由于考试成绩优异，般吉姆继续获得每月 8 卢比的奖学金。般吉姆在 1855 年的考试中又获得了第一名，因此继续获得每月 8 卢比的奖学金。次年，即 1856 年 4 月，在有 13 人参加的高级综合知识考试中，般吉姆在所有科目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因此，后来两年他获得了每月 20 卢比的奖学金。暑假后，他继续就读胡格利大学，但时间不长。1856 年 7 月 12 日，他离开胡格利大学，进入加尔各答高级学院学习法律。这一年，他的《美女、古代故事和心声》一书出版了，这是他在学生时代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为了学习法律，般吉姆确实进入过高级学院，但是第三学年的

学习尚未结束时，他就离开了该学院。因为就在高级学院开学几个月之后，即1857年1月，加尔各答大学成立了。该大学决定于当年4月进行第一次招生考试，般吉姆决定参加这次考试，同时代后来成名的许多人士也参加了这次入学考试。1857年秋，般吉姆进入加尔各答大学学习。

般吉姆本来已经参加过高级学院法律系的考试，并且通过了一级。1858年4月，加尔各答大学举行第一次认定B. A.（Bachelor of Arts，文学学士）学位的资格考试。这次考试的题目非常难，参加这次考试的13名考生中只有两个人——般吉姆和焦杜纳特·巴苏——通过了二级，没有一个人通过一级。1858年4月24日，该大学的考试委员会做出决定：放宽标准并从7个达到标准的人选中选出两人，授予他们文学学士学位，这两个人就是考取第一名的般吉姆和考取第二名的焦杜纳特。1858年12月11日，在加尔各答大学举行的第一次结业典礼上，般吉姆和焦杜纳特正式被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般吉姆还没有结束法律专业的学习就离开了高级学院，原因是政府于1858年8月6日任命他为副地方法官兼副税务官。

从1858年8月6日起，般吉姆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直到1891年12月14日退休，历时33年之久。

1859年般吉姆在杰索尔工作，这一年的年底他的妻子病逝。1860年1月，他被调往曼迪尼普尔的内袞亚区（现在的康提）工作。不久，他回家休假，结识了哈利城著名的乔杜里家族的大家闺秀——拉吉洛姬。1860年6月，般吉姆与拉吉洛姬结婚。拉吉洛姬作为他的生活伴侣，始终与他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是他的贤内助。般吉姆不论住在哪里，总有文学界的朋友前来拜访。拉吉洛姬总是热情地欢迎和招待文学界的这些朋友。后来，在谈到自己的妻子拉吉洛姬时，般吉姆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一生是不知疲倦地战斗的一生。有一个人对我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她就是我的妻子。如果需要写我的传记，也应该写一写她。假如没有她，我会是什么样子，还真不好说啊。”

尽管公务繁忙，但般吉姆从来没有停止文学创作，并且与当时的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在杰索尔，般吉姆与当时著名的剧作家迪诺邦图·密特罗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在迪诺邦图逝世后，般吉姆还一直无微不至地关照他那些尚未成年的子女，直到他们长大成人。

般吉姆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是创作形式的变化，即由写诗歌改为写小说。早在学生时代，般吉姆就喜欢写诗歌，并且获过奖，因此也小有名气。可是后来他觉得，他写的诗歌并没有多少新意，大多数都是模仿旧诗体，继续写下去不会有更大的成绩，于是他毅然放下写诗的笔，开始潜心学习和研究英国当时出版的小说，并于1864年用英文创作了第一部小说《拉吉莫汉之妻》（*Rajmohan's Wife*）。这部作品写成之后，他陷入了沉思：自己是个孟加拉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写作呢？他觉得，即使自己能够用英文写出好的作品来，也不能算是印度文学佳作。于是他决定用孟加拉语写作，这样就开始了他的第二个转变：从用英语写作改为用孟加拉语写作。般吉姆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创作的正确道路：用自己的母语——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用小说来反映人民的生活，表达人民的心声，唤起人们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热爱。

1860~1864年，般吉姆深入地研究了印度的历史，阅读了当时能够搞到的一切历史著作。这为他后来创作历史小说奠定了基础。在英文小说《拉吉莫汉之妻》发表之后，他又先后发表了用孟加拉语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要塞司令的女儿》（*Durgeshanandinī*）、《科巴洛昆多拉》（*Kapālakundalā*）、《穆里纳莉妮》（*Mrinālinī*）。

1872年4月1日，般吉姆创办的孟加拉文学刊物《孟加拉观察》问世了。这个刊物团结了当时孟加拉邦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发展孟加拉语言和繁荣孟加拉文学创作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个刊物还向广大读者介绍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思潮，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1870~1880年是般吉姆文学创作的大丰收时期。《孟加拉观

察》发表了般吉姆最初的一批作品：长篇小说《毒树》（Bishabriksha, 1873）、《月华》（Chandrashekhar, 1873 ~ 1874）、《克里什诺康托的遗嘱》（Krishnakanter Uil, 1875），中篇小说《罗久妮》（Rajanī, 1874）、《印蒂拉》（Indirā, 初稿, 1872）、《两只戒指》（Jugalānguriya, 1874）、《拉达兰妮》（Rādhārānī, 1875），此外还发表了有关社会、文学、语言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大量文章。

1876年，在加尔各答大学举行的一次老同学年会上，般吉姆结识了青年诗人泰戈尔。后来泰戈尔回忆那次相识时写道：“我突然发现在人群中走动的一个人，他是那么超凡出众，决不能归入芸芸众生里的等闲之辈。他身材魁梧，红润的脸庞上闪耀着一种迷人的光彩。我无法遏制急于认识他的好奇心。在那天的人群里，我仅仅问了一个问题：‘他是谁？’当听到‘这就是般吉姆琼德罗’的答复时，我大为惊愕。从前，我读过他的作品，觉得他是位超凡出众的人；今天，我从他的容貌上感到他是那样的不同凡响，这种奇特的巧合在当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高耸的鹰钩鼻，紧闭的嘴唇，锐利的目光，都显示着一种超人的力量。……他不仅是位具有睿智的洞察力的作家，他的额上似乎还点有无形的王公的吉祥痣。”^①可见，当时般吉姆在年轻的泰戈尔心目中已经是位了不起的大作家。

1881 ~ 1885年，般吉姆大部分时间住在加尔各答，他与当时的诗人、作家、政论家交往密切，经常邀请他们去他家里参加各种文学艺术聚会。19世纪80年代，般吉姆对宗教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他认为，道德修养和统一的宗教信仰是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般吉姆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当时印度的宗教思潮分不开的。那时候印度有两种印度教教派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一种是宗教改革团体“梵社”，它是1858年由孟加拉著名启蒙运动活动家拉姆莫洪·拉伊发起建立的。它代表着一种

① 《泰戈尔全集》，第19卷，白开元、董友忱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48页。

思潮，主张崇敬唯一的不可见的神，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牺牲献祭和各种烦琐的宗教仪式。另一种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新印度教教派。该教派狂热地维护印度教的传统，反对西方文化，主张恢复印度教的一切古老的仪式，包括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但是新印度教教徒在自己的活动中又表现出爱国主义激情和一定的进步倾向。新印度教教派主张反对殖民主义压迫，赞扬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般吉姆在思想上受到了新印度教教派的很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该教派的主张。般吉姆把新印度教教派看作是“爱国主义的宗教”，把新印度教教徒看作是崇敬祖国母亲的爱国者。般吉姆的这种宗教观点在他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阿难陀寺院》（Anandamatha, 1882）、《戴碧·乔图拉妮》（Debī Chaudhurāni, 1884）、《西达拉姆》（Sītārām, 1887）和其他一些作品如《黑天的生活》、《宗教的实质》中都有所反映。

当时年轻的泰戈尔不赞成他的这种观点，于是与般吉姆展开了论战。他在《婆罗蒂》《实践》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及文学作品，批驳般吉姆的宗教观点。公正地说，泰戈尔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一贯反对宗教偏见，反对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反对腐朽落后的宗教传统，虽然他也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珍视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但是他反对盲目地复古，反对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泰戈尔重视科学与进步，重视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技术，但是他又迷信西方。恰恰在这些问题上，泰戈尔与般吉姆产生了争论。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戈拉》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宗教观，可以说，是对这场争论所做的一个总结。总之，般吉姆的宗教观是狭隘保守的，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这位长者表现出宽宏大度的姿态，他主动给泰戈尔写了一封要求和解的信，因而两位作家又和好如初了。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般吉姆以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展现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社会的生活画面，揭示了殖民主义者的种种罪行及其狰狞的面目，歌颂了赤诚的爱国者的高昂斗志和义愤填膺的战斗精神；般吉姆的历史小说再现了印度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光辉历史，赞美印度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企图以此唤起同胞的觉

醒。这在孟加拉文学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1891年9月，般吉姆从国家公务活动中退出来，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1891年般吉姆出版了他的《散文和诗歌》，该书收录了他少年时代所写的一些作品。这一年他还修改了自己在不同时期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并准备出版单行本；后来他还修改了《黑天的生活》（1892）、《印蒂拉》（1893）、《拉达兰妮》（1893）；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拉吉辛赫》（Rājsinha, 1893）的创作。他还写了两部理论性的著作《作家的艺术》和《英语基础》，他在前一部著作中总结了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验。

1894年3月中旬，般吉姆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严重的糖尿病使他不得不卧床休息。4月8日下午，深受孟加拉读者爱戴的小说家般吉姆离开了人世，享年只有56岁。在他死后，他的妻子拉吉洛姬又活了很长时间。他们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绍罗特库玛丽、妮拉久库玛丽和乌特波尔库玛丽。

般吉姆逝世后，整个孟加拉邦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在各种悼念的集会上述说他的丰功伟绩。

历史小说

在孟加拉文学中，小说只有长篇和短篇之分，没有中篇的概念。实际上，孟加拉人所谓的长篇小说也包括了中篇小说，所以，我们通常把孟加拉人所谓的长篇小说译成中长篇小说。般吉姆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共有十四部，四部中篇，十部长篇。其中历史长篇小说有七部：《要塞司令的女儿》（1865）、《穆里纳莉妮》（1869）、《月华》（1873~1874）、《阿难陀寺院》（1882）、《黛碧·乔图拉妮》（1884）、《西达拉姆》（1887）、《拉吉辛赫》（1893）；社会写实长篇小说三部：《科巴洛昆多拉》（1866）、《毒树》（1873）、《克里什诺康托的遗嘱》（1875）；中篇小说四部：《印蒂拉》（1873）、《拉达兰妮》（1875）、《两只戒指》（1874）、《罗久妮》（1877）。

般吉姆作为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个时期印度国内最重大的事件就是 1857 ~ 1859 年的民族大起义，这一次起义曾经被马克思称为印度第一次民族起义。这次起义表明，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这次大起义使印度广大人民群众觉醒，也激发了在英国殖民主义压迫下痛苦呻吟的印度人民对新生活的渴望。正是在这个时期，般吉姆集中精力研究了印度的历史，并且得出结论：不认真全面地研究自己祖国的过去，就不可能理解祖国的现在，也不可能预见祖国的未来。般吉姆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反科学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持这种历史观的人认为，印度没有历史，没有光荣的过去；居住在印度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是懒惰的，冷漠的，他们没有能力独立地管理国家，因此，印度人民的命运注定是永远贫穷的，将永远处于被奴役的从属地位。般吉姆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错误观点。他想全面地正确地阐述祖国的历史，也多次着手历史著作的写作，但是他的写作只停留在草稿上，并没有最后完成。最后，般吉姆决定创作历史体裁的长篇小说，期望以历史小说的形式来完成自己正确阐述祖国历史的任务。

般吉姆历史题材小说的问世，是 19 世纪印度文学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在这些中长篇历史小说中，般吉姆再现了印度过去的光荣历史。他一次又一次地诉诸祖国的历史事件，再现印度人民过去与外族侵略者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歌颂了他们那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指出了印度争取独立应该走的道路。般吉姆的历史小说大多是根据基本史实并加以大胆的艺术虚构写成的。般吉姆的七部长篇历史小说鲜明地展现了他的创新思想和高超的艺术功力，显示了其作为文学巨匠的才华。

《要塞司令的女儿》是般吉姆用孟加拉文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他只有 24 岁，作品于 1865 年 3 月发表。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年轻的王子久格特·辛赫，跟随父王出征，在胜利归来途中遇到暴风雨。突然马失前蹄，他从马背上滚到一个山沟里，爬起来一看，面前有一座神庙。他走进神庙，发